

影响青少年一生的经典名著

新课标 · 快 · 乐 · 智 · 慧 · 成 · 长 · 书 · 库 ·

Huaidi Liangwanli

海底两万里

青少版

■ 原著/[法]儒勒·凡尔纳
■ 改编/赵琳



读书会使人更加富有智慧，读书会使人变得充实、快乐，读书会使人的视野更加开阔，读书会使人更加睿智，读书会使人充满激情，创造世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Kuai le zhi hui cheng shang shu ku

• 快乐智慧成长书库 •

• 青 少 版 •

海底两万里

原著:[法]儒勒·凡尔纳

改编:赵 琳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底两万里/王世平主编.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6.10

(快乐智慧成长书库)

ISBN 7-204-08751-8

I.海… II.王… III.科学幻想小说—法国—近代—缩写
本 IV.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18197号

快乐智慧成长书库

王世平 主编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區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武汉武大图书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880×1230 1/32 印张:70 字数:1280千

2006年10月第1版 2006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套

ISBN 7-204-08751-8/I·1793 定价:100.00元(共10册)



青少年朋友们正处在成长的黄金时段，富有丰富的想象力和强烈的好奇心，对一切新奇的知识都会有着浓厚的兴趣。此时，如果能得到正确的引导，将有不可估量的未来。所以，让青少年学的快乐、学的有趣、学的自信不仅是做家长的渴望，也是整个社会的殷切希望。在此，我们特地精心编制了这套快乐智慧成长书库，让我们青少年朋友们快乐学习，智慧成长。

如果你喜欢在历险中增长经验、磨练自己的意志，并想从其中获得快乐，那就让英国人鲁滨逊为你讲述他由于遭遇海上风暴，漂流到了一个荒岛上；却凭借着自己勤劳的双手和坚忍的毅力，顽强地与各种困难做斗争，在荒岛上坚强地生活了二十八年，最后重返故乡的故事吧。相信《鲁滨逊漂流记》新奇的遭遇会深深地吸引着你。或跟保尔·柯察金一起去体验战争的残酷，听奥斯特洛夫斯基给你讲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讲述保尔出身贫寒、自强

不息、信念坚定、意志刚强、勇斗病残、百折不挠、终获成功的故事吧。或看高尔基的《童年·在人间》，看看四岁就死了父亲的阿廖沙跟着姥爷、姥姥过着贫寒、艰苦的生活，并走向社会外出谋生的经历。在他冷冰冰的世界里，书籍是他唯一从未放弃的东西，让他安慰，伴他成长。

如果你还想走进经典，阅读名著，那就去体会《三国演义》中“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的诗句，去探索三国时代各个割据势力之间的政治、军事、外交斗争吧，你会看到东汉末年社会现实的动荡和黑暗，你会谴责封建统治者的暴虐，同情那个时候苦难的人民。

如果你想享受一份平和的幸福，那就去翻阅一下《爱的教育》中安利柯的日记吧，他对你讲述着孩子之间纯洁的友谊和父母及老师对下一代的关爱。或者去体验一番《爱丽丝漫游仙境》的神奇世界吧，要不，就静静地品读《三字经·弟子规》，让我们学习古人传承下来的美德，陶冶情操、提高修养、弘扬正气吧。或者诵读《唐诗三百首》，去领略诗人或节令感怀、或别情、或羁怀、或颂山水田园的感情世界吧。

如果你还想看到更多更广阔的大千世界，我们还有《海底两万里》、《环游地球80天》……

本套丛书适合青少年阅读，是一套被精心编写的文学宝库。相信广大的青少年们将在这里被深深吸引住，将在这里发现世界是多么丰富多彩，将在这里认识到人类的知识是多么广阔无垠。我们衷心地希望这套书能成为大家的良师益友！



目录

Mu lu

惊人的海怪事件	7
加入远征船队	12
尼德·兰	15
冒险行动	19
开足马力	23
落水获救	30
尼德·兰发怒	35
水中人	41
诺第留斯号	48
船的设计	53
神奇的海底世界	59
一封邀请书	65
海底森林	72
太平洋下四千里	76
万尼科罗群岛	80

托列斯海峡	86
在陆地上的两天	91
尼摩船长的雷	97
强逼睡眠	105
珊瑚王国	111
印度洋	116
尼摩船长的新提议	120
珍珠与采珠人	124
阿拉伯海底地道	130
逃跑计划	135
维哥湾	140
沉没的大陆	144
海底煤坑	148
萨尔加斯海	154
大头鲸和长须鲸	158
冰山	164
南极	171
海底被困	179
缺少空气	184
恶斗章鱼	191
大西洋暖流	197
北纬 47 度 24 分	204
屠杀场	209
逃离诺第留斯号	217



惊人的海怪事件

1866年，出了一件引起全世界恐慌的、离奇的、神秘的、无法解释的怪事——海上出现了“海怪”！

据说“海怪”是个“庞然大物”，一个很长的物体，形状很像纺锤，它的体积比鲸鱼大得多，见过它的人估计，“海怪”足有一百米长。而且不时发出显眼的磷光，行动起来十分迅速，快得简直不可思议！

1866年7月20日，加尔各答——布纳希汽船公司的喜金孙总督号，在澳大利亚海岸东边五英里，碰见了这个游动的巨大物体。船长巴克起初还以为这是没有人知道的暗礁，他正要测定它的位置的时候，突然这个不可解释的物体喷出两道水柱，哗的一声射到空中，足有一百五十英尺高。

同年7月23日，西印度——太平洋汽船公司的克利斯托巴尔哥郎号，在太平洋上也碰到这样的事。克利斯托巴尔哥郎号在相距七百里的地方也看见了它，由此可知，这个奇特的怪物能以惊人的速度从这一处转移到另一处。

十五天以后，在离上面说的地点有两千里远的地方，国营



轮船公司的海尔维地亚号和皇家邮船公司的山农号,在美国和欧洲之间的大西洋海面上相遇的时候,在北纬 42 度 15 分、西经 60 度 35 分的地方,同时看到了这个大怪物。

一时间,在各大城市里,“海怪”事件变成了家喻户晓的事情。咖啡馆里歌唱它,报刊上嘲笑它,舞台上扮演它。谣言正好有了机会,从这怪物身上捏造出各种各样的奇闻。

于是,在学术团体里和科学报刊中产生了相信者和怀疑者,这两派人无休止地争论着。“怪物问题”激动着人们。

自以为懂科学的新闻记者和一向自以为多才的文人开起火来,他们在这次值得纪念的笔战中花费了不少的墨水!甚至有几个人还流了两三滴血,因为有人把针对大海怪的笔锋移向一些态度傲慢的家伙身上了。

在六个月当中,争论继续着。彼此有理,各执一词。最后,某一著名尖刻的讽刺报有一位最受欢迎的编辑先生草草了事地发表一篇文章,处理了这个怪物。在大家的笑声中,他给这怪物最后一次打击,把它结果了。于是机智战胜了科学。

在 1867 年头几个月里,这个问题好像是入了土。但就在这个时候,人们又听说发生了一些新的事件。问题带了完全不同的面貌。这个怪物变成了小岛、岩石、暗礁,但它是会奔驰的、不可捉摸的、行动莫测的暗礁。

1867 年 8 月 5 日,蒙特利奥航海公司的摩拉维安号夜间驶到北纬 27 度 30 分、西经 72 度 15 分的地方,船右舷撞上了一座岩石,可是,任何地图也没有记载过这一带海面上有这座岩石。由于风力的助航和四百匹马力的推动,船的速度达到每小时十三海里。如果不是船身质地优良,特别坚固,否则摩拉维



安号连同船上的二百三十六名乘客一定会葬身海底。

事故发生时，船上值班的海员们立即跑到船尾，他们十分细心地观察海面，发现有个六百多米宽的大旋涡，看起来水面曾受过猛烈的冲击。摩拉维安号是撞上了暗礁呢，还是撞上了一只沉没的破船？当时没法知道。后来到船坞检查了船底，才发现一部分龙骨折断了。

当然，如果不是三星期后，在相同的情况下又发生了相同的事件，它可能很快被人忘掉了。

1867年4月13日，海很平静，风又是顺风，英国苟纳尔分公司的斯备脱亚号客轮在西经15度12分、北纬45度37分的海面上行驶着。乘客们正在大厅中吃点心时，在斯备脱亚号船尾左舷机轮后面一点，似乎发生了轻微的撞击。一个没有经验的水手惊慌地跑到甲板上大喊：“船要沉了，船要沉了！”顿时，旅客们惊慌失措。

但船长安德生很快就使他们安稳下来。因为危险并不会立刻就发生。斯备脱亚号由防水板分为七大间，一点也不在乎几个漏洞。安德生船长马上命令一个潜水员检查船身的损坏情形，发现船底有一个长两米的大洞。裂口太大，没法堵住，斯备脱亚号只好保持现状，勉强行驶。好不容易支撑到克利亚峡，驶进了公司的船坞。

工程师们马上就开始检查，他们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在船身吃水线下两米半的地方，露出一个很规则的等边三角形的缺口。伤痕十分整齐，就是钻孔机也不能凿得这么准确，再说以惊人的力量向前猛撞，凿穿了四厘米厚的铁皮以后，又是如何脱身而走的呢？这实在令人费解！



舆论又一次哄动起来，把所有从前原因不明的航海遇难事件，现在都算在这个怪物的身上了。由于它的存在，五大洲间的海上交通越来越危险了，大家都坚决要求不惜任何代价清除这个海上怪物。

这次事件发生的时候，我正从美国内布拉斯加州的贫瘠地区做完了科学考察回来。由于我是巴黎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副教授，法国政府派我参加这次考察。六个月后，我满载了珍贵的标本回到纽约，而动身回法国的日期定在五月初，所以，我就利用这两月的逗留期，把这次收集来的矿物标本和动、植物标本加以整理，而斯备脱亚号的意外事件就是在这个时候发生的。我对这个闹得沸沸扬扬的“海怪”事件非常关注，反复阅读美国和欧洲的各种报刊，但依然不明其究。

当我到纽约的时候，这问题正闹得热火朝天。曾经有些人说那是浮动的小岛，是不可捉摸的暗礁，是一只巨大的破船，这种假设后来被推翻了。理由是：除非在它的腹部有一架机器，不然它怎能这样快地移动位置呢？归根结底，这问题只可能有两种解释，或是一个力大无穷的怪物，或是一艘动力十分强大的“潜水艇”。后一种假设虽然可以成立，但调查之后，又起了怀疑。如果说私人可以有这样一种机器，实在是不大可能的事。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他造了这个东西？他又怎能保守秘密而不泄露呢？

当我到纽约的时候，有些人特地来问我对这件怪事的意见。我以前在法国出版过我的著作《海底的神秘》。这部书特别受到学术界的赏识，使我成为自然科学中这一个相当奥秘的部门的专家。因此人们才询问我的意见。



我在4月30日《论坛报》上发表了我的意见，我是承认这个“怪物”的存在的，并把它想象成为一只独角巨鲸。我的文章引起了热烈的讨论，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很有一部分人拥护它。因为人们总是对那些神奇怪诞的幻想感兴趣。而海洋正是这些幻想的最好源泉，因为只有海才是巨大动物可以繁殖和成长的环境，陆上的动物，如大象或犀牛之类，跟它们比较起来，简直渺小得很。

当时对于这件怪事的性质有这一种意见，就是大家都一致承认有一种神奇东西的存在。可是，尽管有一些人把这事看成是一个待解决的纯粹科学问题，但另一些比较注重利益的人，他们主张把海洋上这个可怕的怪物清除掉，使海上交通的安全获得保障。

而后，美国首先发表了声明，要在纽约作准备，组织清除独角鲸的远征队。由法拉古司令官指挥的一艘高速度的二级战舰林肯号担当此任。可是在两个月的时间内，谁都没有得到怪物的消息，也没有海船碰见它。好像这条“海麒麟”已经得到了人们准备进攻它的情报，便不再随便出来。因此，这艘用作远征而且装有强大打鱼机的二级战舰，现在不知道向哪里开才好。

在大家等得不耐烦的时候，忽然在7月2日时，旧金山轮船公司从加利福尼亚开往上海的一艘汽船唐比葛号，三星期前在太平洋北部的海面上又看见了这个东西。这消息引起了极大的骚动。大家要法拉古司令官立即出发，船中日用品全装上去了，舱底也载满了煤。船上各部门的人员一个也不少，都到齐了。现在只等开船了。大家不容许这船再有半天的延期，法拉古司令官本人也巴不得马上就出发！



加入远征船队

在林肯号离开布洛克林码头之前三小时，我收到了一封信，信的内容如下：

递交纽约第五号路旅馆，巴黎自然科学博物馆教授阿龙纳斯先生。

尊敬的先生：

如果您同意加入林肯号远征队，美国政府很愿意看到这次远征有您代表法国参加。法拉古司令官已留下船上一个舱房供您使用。

海军部长 何伯逊敬启

读了这位海军部长的来信，我忘记了一切预定的计划，毫不犹豫就接受了美国政府的邀请。因为我很想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生物。

“康塞尔！”我用不耐烦的声音叫着。

康塞尔是我的仆人。他一向陪我出去旅行。这个诚实的青年是比利时人，我很喜欢他，他对我也很好。他已经年满二十，是一个循规蹈矩、一贯热心的人，对于生活中的突然事件



并不惊奇，他的两手很灵巧，什么事都做得来。可是康塞尔有一个缺点，就是过分讲究礼貌，他总是用第三人称跟我说话，有时甚至叫人听了厌烦。因为跟植物园里学术界人士经常接触，康塞尔渐渐学了些东西。我可以说他简直是一个专家，他对于分类的理论很有研究，但缺乏实践。

“康塞尔！”我又叫了一声，我手里忙着准备出发的行装。

“康塞尔！”我第三次叫他。

“先生，叫我吗？”他进来的时候说。

“是我叫你。快给我准备，你自己也赶快准备，我们两小时以后就要出发。”

“好的。”康塞尔安静地回答。

“朋友，这是关于那个怪物的问题，我们要把它从海上清除出去！这是光荣的任务，但是也是危险的任务！……”

“先生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康塞尔回答。

“你好好想一想，这次旅行说不定回不来哩！”

“我知道，但我还是要跟着先生。”康塞尔回答说。一刻钟以后，康塞尔把箱子整理好了。

我结算了这几天在旅馆花费的费用后，托人把一捆一捆打好包的动、植物标本运回巴黎，还留下一笔钱，托人喂养我的野猪。

康塞尔跟着我走出了旅馆，上了一辆马车，来到停泊林肯号的码头，林肯号的两座烟囱正喷出浓密的黑烟。

这时，立刻有人把我们的行李搬到大船的甲板上。我赶紧上船，问法拉古司令官在什么地方。一个水手领我到船尾楼上见他。这位军官气色很好，他向我伸手，对我说：“彼埃尔·



阿龙纳斯先生吗？”

“对，”我答，“您是法拉古司令官吗？”

“是的。欢迎欢迎，教授。您的舱房早等着您了。”

一会儿，就有人领我到给我预备的舱房。我很满意我所住的舱房，它位于船的后部，房门对着军官们的餐室。

我留下康塞尔安顿我们的箱子，独自一个人上了甲板，观看准备开船的操作。这时候，法拉古舰长正要人解开布洛克林码头缆柱上拴住林肯号的最后几根铁索。法拉古舰长不愿意耽搁一天甚至一小时，他要赶快把船开到那个怪物所在的海中。他把船上的工程师叫来了。

“蒸汽烧足了吗？”舰长问他。

“烧足了，舰长。”工程师答。

“开船！”法拉古舰长喊道。

于是林肯号在上百只满载观众前来送别的渡轮和汽艇的行列中，庄严地向前行驶着。成千上万块手帕在挤得紧紧的群众头上招展，不停地向林肯号敬礼，欢呼声震动了天地。这时候，大船沿着新西州海岸行驶，大船掠过沙洲，洲上数千观众，对船作最后的欢呼。

这时正是下午三点。煤火添起来了，机轮更急地搅动水波，大船沿长岛低低的黄色海岸行驶，在晚间八点的时候，西北方已看不见导航灯的灯光，船便开足马力，在大西洋黑沉沉的波涛上奔驰了。



尼德·兰

法拉古舰长是一位优秀的海员，完全配得上他指挥的这只战舰。他的船跟他融为一体，他是船的灵魂。他发誓要把那条怪物从海上清除出去。船上的海员们都赞同他们长官的意见。他们总是在侦察着辽阔的海面。不止一个海员抢着要到桅顶横木上去值班。

法拉古舰长把打巨大鲸鱼类用的各种装备都带在船上。我们船上的武器，应有尽有，从手投的鱼叉一直到鸟枪的开花弹和用炮发射的铁箭。在前甲板上装有一门十分完善的后膛炮，可以发出重四公斤的锥形炮弹，射程是十六公里。因此，林肯号的歼灭性武器，可以说样样俱全，最妙的是船上还有一位鱼叉手之王尼德·兰。

尼德·兰约四十岁，是加拿大人，他身材魁伟，行动敏捷，本领高强。在本职工作中，他还没有碰见过敌手。这位鱼叉手的老家是在魁北克，当这城市还属于法国的时候，他家里就已经出了一批大胆的打鱼人了。他不大爱说话，性情很暴躁，容易发脾气。



他的风度特别引人注目，尤其是他那双目光炯炯的眼睛，使他面部的表情更显得突出。尽管尼德·兰不多跟人接触，但我应当承认，他对我却有一种特别的好感。

后来，尼德·兰渐渐有了谈话的兴趣，我很爱听他谈在北极海中冒险的故事。他常用诗一般的句子有声有色地讲述他打鱼和战斗的故事。他的故事具有史诗的形式，听他讲故事，就好像是在听一位加拿大的荷马在朗诵着《伊利亚特》。

7月30日，即我们出发以后三星期，船在黄昏的时候到了离巴塔戈尼亚海岸三十海里。那时我们已经过了南回归线，不用八天，林肯号便要在太平洋的波涛上行驶了。

尼德·兰跟我一同坐在尾楼甲板上，一边看着这神秘的大海，一边谈谈这个，说说那个，这时候，很自然地把话头转到巨大的“海麒麟”上面了，我又谈到我们这次远征成功或失败的各种可能。

“尼德·兰，”我问他，“听说您怀疑我们追逐着的鲸鱼类动物的存在，您这样怀疑，有什么特别理由吗？”

这位鱼叉手在回答之前，看了我一会儿，照他惯常的姿势，拿手拍拍他宽大的前额，闭闭眼睛，好像在沉思。他说：“阿龙纳斯先生，我有理由。”

“您是一位职业的捕鲸专家，照理您应当容易承认巨型鲸鱼的存在，可是您竟要来做最后一个怀疑这事的人！”

“教授，这是因为您搞错了。”尼德·兰说，“鲸科动物，我追逐过许多，也杀死过好几条，可是，不论那些鲸鱼力量怎样大，怎样凶，决不能弄坏一艘汽船的钢板。”

“可是，独角鲸的牙齿把船底钻通了的传说并不少。”